

青淵文庫

第 第 共

第

架 號 冊

陸賈新語
賈子新書

一

新語序

漢班固論列劉向父子所校書爲藝

文志又卽韻所奏七畧中序六藝爲

九種首之以儒家者流稱其出於司

徒之官游文於六經之中畱意於仁

義之際宗師仲尼以重其言雖未必



讀本記

盡然要亦有近似者矣。書凡五十三家。而陸賈新語十二篇實存焉。予讀其書。信固之知言。又歎司馬遷之雄於文也。遷傳賈拜大中大夫。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

以馬上治乎。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以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

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今其書不下數千言而其要旨不越遷數言於是乎知遷之雄於文序事覈而明可指也然遷尚豪狹喜縱橫而稱其固辨士固稍知重儒術既列其書於儒又贊其身名俱榮爲

優於酈婁建通輩賈亦有以自致之哉故知人不可以無所見有所見必不能掩矣先儒議其逆取順守之說及秦雖行仁義不可及者秦漢辨士豈足及此要之亦爲高帝既定天下而言之耳其書亦不復見此論豈遷

以已見文飾其說而致然歟若其兩
使南粵調和平勃以平諸呂自爲大
有功於漢其識見議論非惟椎埋屠
狗之輩所不及而一時射利賣友採
芝綿蕞之徒亦豈可企哉其書所論
亦正且多崇儉尚靜等語似亦有故
文景蕭曹之治者但無段落條理如
先儒所論賈誼之失自是當時急於
論事動人主聽不暇精擇渾融觀遷
謂其每奏一篇帝輒稱善其稱新語
又出於他人可見其隨時論奏非若
後世之著述次第成一家言也其所

分篇目則固所稱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奏之者必非其所自定然其言既與遷傳合而篇次至於今不訛且雄偉麤壯漢中葉以來所不及其爲真本無疑秦漢之書傳至於今無訛妄如此者良亦鮮哉方今承平旣

久文章熾興有識者或病其過於細而弱也故往往搜秦漢之佚書而梓之然辨鑒未精以僞爲真則害道壞教亦有之矣予竊病焉適過桐鄉訪宗合族而得其令莆陽李君梓是書見眎予素聞李君學博意誠履樸守

謙而敏於政事、今觀是益可見其見
之明而擇之精也、樂書諸其首、君名
廷梧、字仲陽、以己未進士來、已二年
此、又仕優而學之一端云、弘治壬戌
歲日長至、華亭錢福序、

新語總評

王充玩子雲之篇、樂于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
富於積猗頓之財、韓非之書傳在秦庭、始皇歎曰、獨
不得與此人同時、陸賈新語每奏一篇、高祖左右口
曰、萬歲、夫歎思其人、與喜稱萬歲、豈可空爲哉、誠見
其美、懽氣發於內也、

又云、世儒之愚、有趙他之惑、鴻文之人、陳陸賈之說、
都穆云、文章與時高下、質而不俚、必曰先秦兩漢、若
陸賈新語、殆其一也、

新語目錄

卷上

道基

術事

輔政

無爲

辨惑

慎微

卷下

資執

至德

懷慮

本行

明誠

思務

目錄終

新語卷上

漢 楚人陸賈著 何士錫閱

道基第一

傳曰天生萬物以地養之聖人成之功德叅合而道
術生焉故曰張日月列星辰序四時調陰陽布氣治
性次置五行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陽生雷電陰成雪
霜養育羣生一茂一亡潤之以風雨曝之以日光溫
之以節氣降之以殞霜位之以衆星制之以斗衡苞
之以六合羅之以紀綱改之以災變告之以禎祥動

之以生殺悟之以文章故在天者可見在地者可量
在物者可紀在人者可相故地封五嶽畫四瀆規沔
澤通水泉樹物養類苞殖萬根暴形養精以立羣生
不違天時不奪物性不藏其情不匿其詐故知天者
仰觀天文知地者俯察地理跂行喘息蝸飛蠕動之
類水生陸行根著葉長之屬爲寧其心而安其性蓋
天地相承氣感相應而成者也於是先聖乃仰觀天
文俯察地理圖書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
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於是百官立
王道乃生民人食肉飲血衣皮毛至於神農以爲行
蟲走獸難以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嘗百草之實察酸
苦之味教民食五穀天下人民野居穴處未有室屋
則與禽獸同域於是黃帝乃伐木構材築作宮室上
棟下宇以避風雨民知室居食穀而未知功力於是
后稷乃列封疆畫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闢土殖穀
以用養民種桑麻致絲枲以蔽形體當斯之時四瀆
未通洪水爲害禹乃決江疏河通之四瀆致之於海
大小相引高下相受百川順流各歸其所然後人民

得去高險處平土川谷交錯風化未通九州絕隔未
有舟車之用以濟深致遠於是奚仲乃橈曲爲輪因
直爲轅駕馬服牛浮舟杖楫以代人力鑠金鏤木分
苞燒殖以備器械於是民知輕重好利惡難避勞就
逸於是臯陶乃立獄制罪縣賞設罰異是非明好惡
檢奸邪消佚亂民知畏法而無禮義於是中聖乃設
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儀明父子之禮君臣之
義使強不凌弱衆不暴寡弃貪鄙之心興清潔之行
禮義獨行綱紀不立後世衰廢於是後聖乃定五經

明六藝承天統地窮事

缺一字

微原情立本以緒人倫

宗諸天地

缺一字

修篇章垂諸來世被諸鳥獸以匡衰

亂天人合策原道悉備智者達其心百工窮其巧乃

調之以管絃絲竹之音設鐘鼓歌舞之樂以節奢侈

正風俗通文雅後世淫邪增之以鄭衛之音民弃本

趨末技巧橫出用意各殊則加雕文刻鏤傳致膠漆

丹青玄黃琦瑋之色以窮耳目之好極工匠之巧夫

驢騾駘犀象瑋瑁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

擇地而居潔清明朗潤澤而濡磨而不磷涅而不淄天

氣所生神靈所治幽閒清淨與神浮沉莫之効力爲用
盡情爲器故曰聖人成之所以能統物通變治情性
顯仁義也夫人者寬博浩大恢廓密微附遠寧近懷
來萬邦故聖人懷仁仗義分明纖微忖度天地危而
不傾佚而不亂者仁義之所治也行之於親近而疎
遠悅修之於閨門之內而名譽馳於外故仁無隱而
不著無幽而不彰者虞舜蒸蒸於父母光耀於天地
伯夷叔齊餓於首陽功美垂於萬代太公自布衣昇
三公之位累世享千乘之爵知伯仗威任力兼三晉

而亡是以君子握道而治

缺一字

德而行席仁而坐杖

義而彊虛無寂寞通動無量故制事因短而動益長

以圓制規以矩立方聖人王世賢者建功湯舉伊尹

周任呂望行合天地德配陰陽承天誅惡克暴除殃

將氣養物明

缺一字

設光耳聽八極目觀四方忠進讒

退直立邪亡道行姦正不得兩張

缺二字

本理杜漸消

萌夫謀事不竝仁義者後必敗殖不固本而立高基
者後必崩故聖人防亂以經藝工正曲以準繩德盛
者威廣力盛者驕衆齊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

而亡故虐行則怨積德布則功興百姓以德附骨肉
以仁親夫婦以義合朋友以義信君臣以義序百官
以義承曾閔以仁成大孝伯姬以義建至貞守國者
以仁堅固佐君者以義不傾君以仁治臣以義平鄉
黨以仁恂恂朝廷以義便便美女以貞顯其行烈士
以義缺一字其名陽氣以仁生陰節以義降鹿鳴以仁
求其羣關雎以義鳴其雄春秋以仁義貶絕詩以仁
義存亡乾坤以仁和合八卦以義相承書以仁敘九
族君臣以義制忠禮以仁盡節樂以禮升降仁者道
之紀義者聖之學學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陳
力就列以義建功師旅行陣德仁爲固仗義而彊調
氣養性仁者壽長美才次德義者行方君子以義相
褒小人以利相欺愚者以力相亂賢者以義相沿穀
梁傳曰仁者以治親義者以利尊萬世不亂仁義之
所治也

術事第二

善言古者合之於今能述遠者考之於近故說事者
上陳五帝之功而思之於身下列桀紂之敗而戒之

於已則德可以配日月行可以合神靈登高及遠達
幽洞冥聽之無聲視之無形世人莫覩其兆莫知其
情校修五經之本末道德之真偽既

缺一字

其意而不

見其人世俗以爲自古而傳之者爲重以今之作者
爲輕淡於所見甘於所開惑於外貌失於中情聖人
貴寬而世人賤衆五穀養性而棄之於地珠玉無用
而寶之於身故舜棄黃金於嶄崑之山禹捐珠玉於
五湖之淵將以杜淫邪之欲絕琦瑋之情道近不必
出於久遠取其致要而有成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

至三王述齊桓晉文之小善魯之十二公至今之爲
政足以知成敗之効何必於三王故古人之所行者
亦與今世同立事者不離道德調絃者不失宮商天
道調四時人道治五常周公與堯舜合符瑞二世與
桀紂同禍殃文王生於東夷大禹出於西羗世殊而
地絕法合而度同故聖賢與道合愚者與禍同懷德
者應以福挾惡者報以凶德薄者位危去道者身亡
萬世不易法古今同紀綱故良馬非獨騏驥利劍非
惟干將美女非獨西施忠臣非獨呂望今有馬而無

王良之御有劍而無砥礪之功有女而無芳澤之飾
有士而不遭文王道術蓄積而不舒美玉韞匱而深
藏故懷道者須世抱樸者待工道爲智者設馬爲御
者良賢爲聖者用辯爲智者通書爲曉者傳事爲見
者明故制事者因其則服藥者因其良書不必起仲
尼之門藥不必出扁鵲之方合之者善可以爲法因
世而權行故性藏於人則氣達於天纖微浩大下學
上達事以類相從聲以音相應道唱而德和仁立而
義興王者行之於朝足夫行之於田治末者調其本
端影者正其形養其根者則枝葉茂志氣調者卽道
冲故求遠者不可失於近治影者不可忘其容上明
而下清君聖而臣忠或圖遠而失近或道塞而路窮
季孫貪顓臾之地而變起於蕭牆之內夫進取者不
可不顧難謀事者不可不盡忠故形立則德散佞用
則忠亡詩云或詆爾心以蓄萬邦言一心化天下而
缺二字國治此之謂也

輔政第三

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

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仆是以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爲巢乘危履傾則以聖賢爲杖故高而不墜危而不仆者堯以仁義爲巢舜以禹稷契爲杖故高而益安動而益固然處高之安乘克讓之敬德配天地光被四表功垂於無窮名傳於不朽蓋自處得其巢任杖得其材也秦以刑罰爲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趙高李斯爲杖故有傾仆跌傷之禍何哉所任非也故杖聖者帝杖賢者王杖仁者霸杖義者強杖讒者滅杖賊者亡故懷剛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長躁疾者爲厥速遲重者爲常存尚勇者爲悔逝溫厚者行寬舒懷促急者必有所虧柔懦者制剛強小慧者不可以禦大小辯者不可以說衆商賈巧爲販賣之利而屈爲貞良邪臣好爲詐僞自媚飾非而不能爲公方藏其端巧逃其事功故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所長文公種米曾子駕羊相士不熟信邪失方察察者有所不見恢恢者何所不容朴直質者近忠便巧者近亡君子遠熒熒之色放鐸鐸之聲絕恬美之味踈嗑嘔之情天道以大制小以重顛輕以

小治大亂度千貞讒夫似賢美言似信聽之者惑觀之者冥故蘇秦尊於諸侯商鞅顯於西秦世無賢知之君孰能別其形故堯放驩兜仲尼誅少正卯甘言之所嘉錄一字不爲之傾惟堯知其實仲尼見其情故干聖王者誅過賢君者刑遭凡王者貴觸亂世者榮鄭詹亡齊而歸魯齊有九合之名而曾有乾時之耻夫據千乘之國而信讒佞之計未有不亡者也故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衆邪合黨以圯人君邦危民亡不亦宜乎

無爲第四

夫道莫大於無爲行莫大於謹敬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寂若無治國之意漠若無憂民之心然天下治周公制作禮樂郊天地望山川師旅不設刑格法懸而四海之內奉供來臻越裳之君重譯來朝故無爲也有誤乃無爲也秦始皇

帝設爲車裂之誅以歛姦邪築長城於戎境以備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將帥橫行以服外國蒙恬討亂於外李斯治法於內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

姦逾熾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秦非不欲爲治然失
之者乃舉措暴衆而用刑太極故也是以君子尚寬
舒以苞身行中和以統遠民畏其威而從其化懷其
德而歸其境美其治而不敢違其政民不罰而畏罪
不賞而歡悅漸漬於道德被服於中和之所致也夫
法令者所以誅惡非所以勸善故曾閔之孝夷齊之
廉豈畏死而爲之哉教化之所致也故曰堯舜之民
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者教化使然也
故近河之地濕近山之土燥以類相及也故山川出

雲雨丘阜生

缺一字

氣四瀆東流百川無不從小者從

大少者從多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百姓之所取法

缺一字

舉措動作不可失法則也昔者周襄王不能事

後母出居於鄭而下多叛其親秦始皇驕奢靡麗好
作高臺榭廣宮室則天下豪富制屋宅者莫不倣之
設房閤備廐庫繕雕琢刻畫之好博立黃琦瑋之色
以亂制度齊桓公好婦人之色妻姑姊妹而國中多
淫於骨肉楚平王奢侈縱恣不能制下檢民以德增
駕百馬而行欲令天下人饒財富利明不可及於是

楚國逾奢君臣無別故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也王者尚武於朝缺一字農夫繕甲於田故君之御下民奢侈者則應之以儉驕淫者則統之以理未有上仁而下殘上義而下爭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豈家至之哉先之於身而已矣

辨惑第五

夫舉事者或爲善而不稱善或不善而稱善者何視之者謬而論之者誤也故行或合於世或順於耳斯乃阿上之意從上之旨操直而乖方懷曲而合邪固其剛柔之勢爲作縱橫之術故無忤逆之言無不合之義者昔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蓋損上而歸之於下則忤於耳而不合於意遂逆而不用也此所謂正其行而不苟合於世也有若豈不知阿哀公之意爲益國之義哉夫君子直道而行知必屈辱而不避也故行不敢苟合言不爲苟容雖無功於世而名足稱也雖言不用於國家而舉措之言可法也故殊於世俗則身孤於士衆夫邪曲之相銜枉撓之相錯缺一字一直故不得容其間

諂佞之相扶讒口之相譽無高而不可上無深而不
可往者何以當背衆多而辭語諧合夫衆口之毀譽
浮石沉木羣邪所抑以直爲曲視之不察以白爲黑
夫曲直之異形白黑之異色乃天下之易見也然自
謬也或不能分明其是非者衆邪誤之矣至如秦二
世之時趙高駕鹿而從行王曰丞相何爲駕鹿高曰
馬也王曰丞相誤也以鹿爲馬高曰陛下以臣言不
然顧問羣臣臣半言鹿半言馬當此之時秦王不能
自信其自而從邪臣之說夫馬鹿之其形衆人所知
也然不能分別是非也況於闇昧之事乎易曰二人
同心其義斷金羣黨合意以傾一君孰不移哉昔人
有與曾子同姓亦名參有人告其母參殺人母織如
故有人復來告如是者三曾子母乃投杼踰垣而去
曾子之母非不知子不殺人也言之者衆夫流言之
並至雖真聖不敢自安况凡人乎魯定公之時與齊
侯會於夾谷孔子行相事兩君升壇兩相處下兩相
欲揖君臣之禮濟濟備焉齊人鼓噪而起欲執魯公
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立謂齊侯曰兩君合好

以禮相率以樂相化臣聞嘉樂不野合犧象之薦不
下堂夷狄之民何求爲命司馬請止之定公曰諾齊
侯遼廵而避席曰寡人之過退而自責大夫罷會齊
人使優旃僂於魯公之幕下傲戲欲候魯君之際以
執定公孔子歎曰君辱臣當死使司馬行法斬馬首
足異河而出於是齊人懼然而恐君臣易操不安其
故行乃歸魯四邑之侵地終無乘魯之心隣字缺一振
動人懷嚮魯之意強國驕君莫不恐懼邪臣佞人變
行易慮天下之政缺二字而折中而定公拘於三家陷
於衆口不能卒用孔子者內無獨見之明外惑邪臣
之黨以弱其國而亡其身權歸於三家邑土單於疆
無以制其剛詩云有斧有柯言何以治之也

慎微第六

夫建大功於天下者必先修於閨門之內垂大名於
萬世者必先行之於纖微之事是以伊尹負鼎屈於
有莘之野修達德於草廬之下躬執農夫之作意懷
帝王之道身在衡門之裏志圖八極之表故釋負鼎
之志爲天子之佐尅夏立商誅逆征暴除天下之患

辟殘賊之類然後海內治百姓寧曾子孝於父母昏
定晨省調寒溫適輕重勉之於糜粥之間行之於衽
席之上而德美重於後世此二者修之於內著之於
外行之於小顯之於大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
之中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是已若當時定公
不覺悟信季孫之計背貞臣之策以獲拘弱之名而
喪丘山之功不亦惑乎故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鄣
日月也非得神靈之化罷雲霧擊令歸山海然後乃
得覩其光明暴天下之濡濕照四方之晦冥今上無

明王聖主下無貞正諸侯誅鋤姦臣賊子之黨解釋
疑繆紕繆之結然後忠良方直之人則得容於世而
施於政故孔子遭君暗臣亂衆邪在位政道隔於王
家仁義閉於公門故作公陵之歌傷無權力於世大
化絕而不通道德施而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未
如之何也已矣夫言道因權而立德因勢而行不在
其位者則無以齊其政不操其柄者則無以正其時
夫禮以行之遜以出之蓋力學而誦詩書凡人所能
爲也若欲移江河動太山故人力所不能也如調心

在已背惡向善不貪於財不苟於利分財取寬服事
取勞此天下易知之道易行之事也豈有難哉若造
父之御馬羿之用弩則所謂難也君以不以其難爲
之也故不知以爲善也絕氣力尚德也夫目不能別
黑白耳不能別清濁口不能言善惡則所謂不能也
故設道者易見曉所以通凡人心而達不能之行
道者人之所行也夫大道履之而行則無不能故謂
之道孔子曰道之不行也言人不能行之故謂顏淵
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言顏淵道
施於世而莫之用猶人不能懷仁行義分別纖微付
度天地乃苦身勞形入深山求神仙棄二親捐骨肉
絕五穀廢詩書背天地之寶求不死之道非所以通
世防非者也若湯武之君伊呂之臣因天時而行罰
順陰陽而運動上瞻天文下察人心以寡服衆以弱
制強革車三百甲卒三千征敵破衆以報大讐討逆
亂之君絕煩濁之原天下和平家給人足疋夫行仁
商賈行信齊天地致鬼神河出圖洛出書因是之道
寄之天地之間豈非古之所謂得道者哉夫播布革

亂毛髮登高山食木實視之無優游之容聽之無仁
義之辭忽忽若狂痴推之不往引之不來當世不蒙
其功後代不見其才君傾而不扶國危而不持寂寞
而無隣寥廓而獨寐可謂避世非謂懷道者也故殺
身以避難則非計也懷道而避世則不忠也是以君
子居亂世則合道德採微善絕纖惡修父子之禮以
及君臣之序乃天地之道道聖人之所不失也故隱
之則爲道布之則爲文詩在心爲志出口爲辭矯以
雅僻砥礪鈍才雕琢文邪抑定狐疑道塞理順分則
然否而情得以利而性得以治綿綿漠漠以道制之
察之無兆遁之恢恢不見其行不覩其仁湛然未悟
久之乃殊論思天地動應樞機俯仰進退與道叙二字
藏之於身優游待時故道無廢而不興器無毀而不
治孔子曰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言德行而其下順
之矣

新語卷下

資執第七

質美者以通爲貴才良者以顯爲能何以言之夫櫟
柟豫章天下之名木生於深山之中產於溪谷之傍
立則爲太山衆木之宗仆則爲萬世之用浮於山水
之流出於冥冥之野因江河之道而達於京師之下
因於斧斤之功舒其文彩之好精捍直理密緻博通
垂竭不能穿水濕不能傷在高柔軟入地堅彊無膏
澤而光潤生不刻畫而文章成上爲帝王之御物下

則賜公卿庶賤不得以備器械閉絕以關梁及隘於
山阪之阻隔於九畝之隄仆於嵬崔之山頓於窅冥
之溪樹蒙籠蔓延而無間石崔嵬嶄岩而不開廣者
無舟車之通狹者無步檐之蹊商賈所不至工匠所
不窺知者所不見見者所不知功棄而德亡腐朽而
枯傷轉於百仞之壑惕然而獨僵當斯之時不如道
傍之枯楊累累結屈委曲不同然生於大都之廣地
近於大匠之名工則材器制斷規矩度量堅者補朽
短者續長大者治鱗小者治觴飾以丹漆斲以明光

上備大牢春秋禮庠褒以文采立禮矜莊冠帶正容
對酒行觴卿士列位布陳宮堂望之者目眩近之者
鼻芳故事閑之則絕次之則通抑之則沉興之則揚
處地梗梓賤於枯楊德美非不相絕也才力非不相
懸也彼則槁枯而遠棄此則爲宗廟之器者通與不
通亦如是也夫窮澤之民據犁犢報之士或懷不羈
之才身有堯舜臯陶之美綱紀存乎身萬世之術藏
於心然身不用於世者缺二字之通故也夫公卿之
子弟貴戚之黨友雖無過人之才然在尊重之位者輔

助者強飾之者巧靡不達也昔扁鵲居宋得罪於宋君出亡之衛衛人有病將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爲治之病者之父謂扁鵲曰吾子病甚篤將爲迎良醫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請命對扁鵲而咒病者卒死靈巫不能治也夫扁鵲天下之良醫而不能與靈巫爭用者知與不知也故事求遠而失近廣藏而狹棄斯之謂也昔宮之奇爲虞公畫計欲辭晉獻公璧馬之賂而不假之夏陽之道豈非金石之計哉然虞公不聽百惑於珍恠之寶也鮑丘之

德行非不高於李斯趙高也然伏隱於嵩廬之下而不錄於世利口之臣害之也凡人莫不知善之爲善惡之爲惡莫不知學問之有益於己怠戲之無益於事也然而爲之者情欲放溢而人不能勝其志也人君莫不知求賢以自助近賢以自輔然賢聖或隱於田里而不預國家之事者乃觀聽之臣不明於下則閉塞之譏歸於君閉塞之譏歸於君則忠賢之士棄於野忠賢之士棄於野則佞臣之黨存於朝佞臣之黨存於朝則下不忠於君下不忠於君則上不明於

下上不明於下是故天下所以傾覆也

至德第八

夫欲建國彊威辟地服遠者必得之於民欲立功興譽垂名流光顯榮華者必取之於身故據萬乘之國持百姓之命苞山澤之饒主士衆之力而功不在於身名不顯於世者乃統理之非也天地之性萬物之類懷道者衆歸之恃刑者民畏之歸之則附其側畏之則去其域故設刑者不厭輕爲德者不厭重行罰者不患薄布賞者不患厚所以親近而致疎遠也夫

形重者則身勞事衆者則心煩心煩者則刑罰縱橫而無所立身勞者則百端迴邪而無所就是以君子之爲治也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間里不訟於巷老幼不愁於庭近者無所議遠者無所聽郵驛無夜行之吏鄉閭無夜名之征犬不夜吠鳥不夜鳴老者息於堂丁壯者耕耘於田在朝者忠於君在家者孝於親於是賞善罰惡而潤色之興辟雍庠序而教誨之然後賢愚異議廉鄙異科長幼異節上下有差強弱相扶小大相懷尊卑相

承鴈行相隨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豈恃堅甲利兵深
刑刻法朝夕切切而後行哉昔晉厲齊莊楚靈宋襄
秉大國之權杖衆民之威軍師橫出陵轢諸侯外驕
敵國內克百姓隣國之讐結於外臣下之怨積於內
而欲建金石之功終傳不絕之世豈不難哉故宋襄
死於泓水之戰三君弑於臣子之手皆輕用師而尚
威力以至於斯故春秋重而書之嗟歎而傷之是三
君皆強其盛而失國急其刑而自賊斯乃去事之戒
來事之師也魯莊公一年之中以三時興築作之役

規固山林草澤之利與民爭田魚薪菜之饒刻桷丹

楹眩曜靡麗收十二之稅不足以供圉邪之欲饕不

用之好以

缺一字

婦人之目財盡於驕淫人力罷於不

急上困於用下饑於食乃遣臧孫辰請

缺一字

於齊舍

廩空匱外人知之於是爲宋陳衛所伐賢臣出叛臣

亂子般殺而魯

缺一字

公子牙慶父之屬敗上下之序

亂男女之別繼位者無所定逆亂者無所懼於是齊

桓公遣大夫高子立僖公而誅夫人逐慶父而還季

子然後社稷復存子孫反業豈不謂微弱者哉故爲

威不强還自亡立法不明還自傷魯莊公之謂也故
春秋穀缺

懷慮第九

缺二字

慮者不可以立計持兩端者不可以定威故治

外者必調內平遠者必正近

綱缺字

天下勞神八極

者則憂不存於家養氣治性思通精神延壽命者則

志不

缺一字

於外據土子民治國治衆者不可以圖利

治產業則教化不行而政令不從蘇秦張儀身尊於
位名顯於世相六國事六君威振山東橫說諸侯國

異辭人異意欲合弱而制彊持橫而御縱內無堅計

身無定名功業不平中道而廢身死於凡人之手爲

天下所笑者乃由辭語不一而情欲放佚故也故管

仲相桓公誦節事君專心一意身無境外之交心無

欹斜之慮正其國如制天下尊其君而屈諸侯權行

於海內化流於諸夏失道者誅秉義者顯舉一事而

天下從出一政而諸侯靡故聖人執一政以繩百姓

持一槩以等萬民所以同一治而明一統也故天一

以大成數人一以

缺一字

成倫楚靈王居千里之地享

百邑之國不先仁義而尚道德懷奇伎

缺四

陰陽合

物恡作乾谿之臺立百仞之高欲登浮雲窺天文然

身死於棄

缺三

魯莊公據中土之地承聖人之後不

修周公之業繼先人之體尚權杖威有萬人之力懷

兼人之強不能存立子糾國侵地奪以洙泗為境夫

世人不學詩書行仁義

缺一

聖人之道極經藝之深

乃論不驗之語學不然之事圖天地之形說災變之

異

缺二

王之法異聖人之意惑學者之心移衆人之

志指天畫地是非世事動人以邪變驚人以奇恠聽

之者若神視之者如異然猶不可以濟於厄而度其

身或觸罪

缺二

法不免於辜戮故事不生於法度道

不本於天地可言而不可行也可聽而不可傳也可

缺一

既而不可大用也故物之所可非道之所宜道

之所宜非物之所可是以制事者不可

缺一

設道者

不可通目以精明耳以生聽口以別味鼻以聞芳手

以之持足以之行各受一性不得兩兼兼則心惑二

路者行窮正心一堅久而不忘在上不逸為下不傷

執一統物雖寡必衆心佚情散雖高必崩氣泄生疾

壽命不長顛倒無端失道不行故氣感之符清潔明
光情素之表恬暢和良調密者固安靜者祥志定心
平血脉乃彊秉政圖字一兩失其中方戰士不耕朝
士不商邪不奸直圓不亂方違戾相錯撥刺難匡故
欲理之君閉利門積德之家必無災殃利絕而道著
武讓而德興斯乃持久之道常行之法也

本行第十

缺二德為上行以仁義為本故尊於位而無德者黜
字富於財而無義者刑賤而好德者尊貧而有義者榮

段干木徒步之士修道行德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
夫子陳蔡之厄豆飯菜羹不足以接餒二三子布弊
褊袍不足以避寒恹恹屈厄自處甚矣然而夫子當
於道二三子近於義自布衣之士上字一缺天子下齊

庶民而累其身而匡上也及閔周室之衰微禮義之
不行也厄挫頓仆歷說諸侯欲匡帝王之道反天下
之政身無其立而世無其主周流天下無所合意大
道隱而不舒羽翼摧而不申自字三缺深授其化以厚
終始追治去事以正來世案紀圖錄以知性命表定

六藝以

缺三

善惡不相干貴賤不相侮強弱不相凌

賢與不肖不得相踰科第相序爲萬

缺三

而不絕功

傳而不衰詩書禮樂爲得其所乃天道之所立大義

之所行也豈以

缺三

威耶夫人之好色非脂粉所能

飾大怒之威非氣力所能行也聖人乘天威合天氣

承天功象天容而不與爲功豈不難哉夫酒池可以

泛舟糟丘可以望遠豈貪於財哉統四海之權主九

州之衆豈弱於力哉然功不能自存威不能自守非

爲貧弱乃道德不存乎身仁義不加於天下也故察

於財而昏於道者衆之所謀也果於力而寡於義者

兵之所圖也故君子篤於義而薄於利敏於事而慎

於言所

缺三

功德也故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

雲夫身帶璧玉膺環佩服府藏珍

缺四

酌含銀刻鏤

可以夸小人非所以厚於已而濟於事也高臺百仞

金

缺四

簾雕飾所以疲百姓之力非所以扶弱存亡

者也故聖人卑宮室而高道德

缺二

服而謹仁義不

損其行以增其容不虧其德以飾其身國不興無事

之功家不藏無用之器所以稀力役而省貢獻也璧

玉珠璣不御於上則翫好之物棄於下雕刻綺畫不納於君則淫伎曲巧絕於民夫釋農桑之事入山海採珠璣求瑤琨探沙谷捕翡翠缺一字璚瑁搏犀象消筋力散布泉以極耳目之好以快淫邪之心豈不謬哉未見先道而後利近德而遠色者也

明誠第十一

君缺二字政可以及遠臣篤於信可以致大何以言之

湯以七十里之封而升帝王之位周公以缺四字比德

於五帝斯乃口出善言身行善道之所致也安危之

効吉凶之缺一字一出於身缺一字之道成敗之驗一起

於行堯舜不易日月而興桀紂不易星辰而亡天道

不改而人道易也夫持天地之政操四海之綱缺一字

不可以失度動作不可以離道謬誤出於口則亂及

萬里之外況刑及無罪於獄而殺及無辜於市乎故

世衰道亡非天之所爲也乃國君者有所取之也惡

政生於惡氣惡氣生於災異螽蟉之類隨氣而生虹

蜺之屬因政而見治道失於下則天文度於上惡政

流於民則重災生於地賢君智則知隨變而改緣類

而試思之於

缺三

變聖人之理恩及昆蟲澤及草木

乘天氣而生隨寒暑而動者莫不延

缺四

傾耳而聽

化聖人察物無所遺失上及日月星辰下至鳥獸草

木昆蟲

缺三

鵠之退飛治五石之所隕所以不失纖

微至於鴈鵠來冬多廉言鳥獸之類

缺三

也十有二

月李梅實十月殞霜不煞菽言寒暑之氣失其節也

鳥獸草木尚欲各得其所綱之以法紀之以數而况

於人乎聖人承天之明正日月之行錄星辰之度因

天地之利等高下之宜設山川之便平四海分九州

同好惡一風俗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天出

善道聖人得之言御占圖曆之變下衰風化之失以

匡衰盛紀物定世後無不可行之政無不可治之民

故曰則天之明因地之利觀天之化推演萬事之類

散之於

缺二

之間調之以寒暑之節養之以四時之

氣同之以風雨之化故絕國異俗莫不知

缺三

樂則

歌哀則哭蓋聖人之教所齊一也夫善道存於身無

遠而不至惡行著於

缺三

而不去周公躬行禮義郊

祀后稷越裳奉貢重譯而臻麟鳳草木緣化而應殷

紂缺二

微子棄骨肉而亡行善則鳥獸悅行惡則臣

子恐是以明者可以致遠鄙者可以

缺一字

近故春秋

書衛侯之弟鱣出奔晉書鱣絕骨肉之親棄大夫之位越先人之境附他人之域窮涉寒饑織履而食不明之效也

思務第十二

夫長於變者不可窮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恠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遠於義者不可動以

缺一字

是以

君子廣思而博聽進退循法動作合度聞見欲舉而

采擇欲謹學問欲

缺四字

欲敦見邪乃知其直觀花乃

知其實目不淫炫燿之色耳不亂阿

缺六字

之以晉楚

之富而志不回談之以喬松之壽而行不易然後能

一其道而定其操

缺六字

功凡人則不然目放於富貴

之榮耳亂於不死之道故多棄其所長而求其所短

得其所亡而失其所有是以吳王夫差知度艾陵之

可勝而不悟勾踐將以破凶也故

缺二字

或見一利而

喪萬機求一福而致萬禍夫學者通於神靈之變化

曉於天地之開闔

缺三字

弛張性命之短長富貴之所

在貧賤之所亡則手足不勞而耳目不亂思慮不

字計策不誤上訣是非於天文其次定狐疑於世務

廢興有所據轉移有所守故道

缺五

事可法也昔舜

禹因盛而治孔子承衰而作功聖人不空出賢者不

虛生

缺六

而歸於善斯乃天地之法而制其事則世

之便而設其義故聖人不必同道

缺六

好者不必同

色而皆美醜者不必同狀而皆惡天地之數斯命之

象也日

缺八

八宿並列各有所主萬端異路于法異

形聖人因其勢而調之使小大不得相

缺一

方圓不

得相千分之一以度紀之以節星不晝見日不夜照雷

不冬發霜不夏降臣不凌君則陰不

缺二

陽盛夏不

暑隆冬不霜黑氣苞日彗星揚

缺二

虹蜺冬見蟄虫

夏藏熒惑亂宿衆星失行聖人因天變而正其失理

其端而正其本堯承蚩尤之失而思欽

缺三

君子見

惡於外則知變於內桀紂不

缺一

則湯武不仁才惑

於衆非者而改之於

缺七

亂之於朝廷而匹夫治之

於閭門是以接輿老萊所以避世於窮

缺五

而遠其

尊也君子行之於幽閒小人厲之於士衆老子曰上

德不德缺六字虛也夫口誦聖人之言身學賢者之行

久而不弊勞而不廢雖未為君缺六字已孔子曰行夏

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

缺三字道而行之於世雖非堯舜之君則亦堯舜也今

之為君者則不然治不法缺三字而曰今之世不可以

道德治也為臣者不師稷契周公之政則曰今之民

不可以缺四字為子者不執曾閔之賢朝夕不休盡節

不倦則曰家人不敦也學者無缺四字晝夜不懈循禮

而動則曰世所不行也自人君至于庶人未有法聖

人缺五字為善者寡為惡者衆易曰豐其屋蔀其家闔

其戶闐其無人缺四字治之耳故仁者在位而仁人來

義士在朝而義士至是以墨子之門多缺四字之門多

道德文武之朝多賢良秦王之庭多不祥故善者必

有所缺三字惡者必有所因而來善惡不空出禍福不

妄作唯心之所向志之所行而已

新語卷下終

舊序

賈子序

賈子者賈誼新書也奚稱賈子子之也賈子賈子作
乎類賈子之言者作也漢興誼文最高古然誼陳說
治理善據事實識要與一一可措之行蓋管晏之儔
焉故曰誼練達國體云誼文高古最者太史公業裁
之入史記矣後人或撫其創草及他篇簡論說不忍
遂捐棄於是類之稱書焉如過秦論太史公業裁入
之矣褚先生又取其餘附之後今爲三篇云亦有一
事一義而篇二三三者或二篇而雜之一如治安策攬

截無復緒理可尋乃其宏識巨議故皎皎如日星如江河地中不得掩沒之矣此書宋淳熙間嘗刻潭州淳祐間又刊脩焉時已稱舛缺及刻本失士夫家轉鈔一切出吏手吏苦其煩也輒任減落其字句久之眩或踰行竄其字句重複訛之士夫者又靡之校也故其書愈舛缺不可讀宏治間都進士穆得此書於樂平喬公刻之京師已復有翻刻者顧仍舛缺也予今刻則略校之矣然卒莫之質補之也鱗甲鳳毛僅存見於世者此耳幸邪悲邪賈子十卷其五十八篇內亡其三篇明正德八年歲在癸酉冬十一月北郡

李夢陽撰寓白鹿洞書院

新書序

余昔承乏選部時偶於京國書肆中得賈太傅新書鈔本凡若干卷余手披目覽口誦心惟始而駭終而不知神與之接融融漾漾不知旨之樂之詠之歎之於是乎乃知太傅之生值漢室初造光嶽氣完之時通乎天人精微之蘊窮乎歷代治亂之故洞乎萬物榮悴之情究乎禮樂刑政之端貫通乎仁義道德之原故正言竑議卓卓乎其奇偉悠悠乎其深長鑿鑿乎其有援據如江河盪潏而莫測其涯也如風霆變

化而莫見其迹也如雲霞卷舒出沒晦靄千態萬狀而莫可名言也世之稱近古者亦在是矣所宜珍重不啻若湯盤周鼎而毋敢忽耳正德甲戌余致政家居長沙郡守陸公以謫謫于長沙去今千有餘歲國朝既崇祀享之禮但傅長沙時所著新書獨無傳焉乃檢閱郡齋故櫝中得版刻數十片計其脫落尙多因詢于予予卽出是本補刻遂成完書屬予爲序予惟太傅高世之才殆出天縱漢劉向稱其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班史痛其不用但謂其天年蚤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諠過長沙作賦以弔汨

羅而太史公傳於屈原之後明其若屈原之忠而遭棄逐也宋歐陽公謂其所陳孝文略施其術猶能比德于成康況用于朝廷之間坐于廊廟之上則舉大漢之風登三皇之首猶決壅裨墜爾蘇公論其爲王者之佐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此數公者故有定論誠毋容加喙于其閒顧其書之在霄壤中上則爲德星爲慶雲下則爲朱草爲醴泉光景常新而精神不虧互萬古猶一日奈何自宋淳熙辛丑提學漕使程公版刻之後三百餘禩僅得一陸公補輯殘缺爲書再行是何寥寥知賞之難也非惟嘉惠後學廣

其見聞以資博識慎而擇之而立身行己之道亦寓焉中間如鑒秦俗之薄惡指漢風之奢僭請定經制述三代之長久深戒刑罰明孤秦之速亡譬人主之如堂所以優臣子之禮置天下于大器所以示安危之機凡憂民傳職官人大政等篇皆經濟之大略又有國與天下者之所當鑒也郡守公名相字良弼宏治癸丑進士累官南京吏曹郎中英名偉績有所自也政尚平恕有古循吏風今觀是益可見其所擇而其蘊畜之富未可量也故不揆愚陋僭書于端以識歲月云正德九年菊月吉旦賜進士出身嘉議大

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長沙黃寶序

新書目錄

卷一

過秦上

過秦中

過秦下

宗首

數寧

藩傷

藩彊

大都

等齊

服疑

益壤

卷二

權重

五美

制不定

審微

階級

卷三

俗激

時變

瑰瑋

孽產子

銅布

壹通

屬遠

親疏危亂

憂民

解縣

威不信

卷四

匈奴

勢卑

淮難

無蓄

鑄錢

卷五

傳職

保傅

連語

輔佐

問孝

闕

卷六

禮

容經

春秋

卷七

先醒

耳痺

諭誠

退讓

君道

卷八

官人

勸學

道術

六術

道德說

卷九

大政上

大政下

脩政語上

脩政語下

卷十

禮容語上

闕

禮容語下

胎教

立後義

傳

新書目錄

新書讎校所据舊本

建本

是宋時刻本明毛斧季吳元恭皆据以改正世之本宋即有謬誤亦悉仍之前失去序文

改不知是何年所梓唯目錄後有建寧府陳八郎書鋪印一行較今稱為建本

潭本

宋淳祐八年長沙刻即從淳熙八年程潛使本重雕者題賈子

吳郡沈頡本

明宏治十八年刻毛斧季就謄宋建本於此本上其吳元恭所用之本雖

無沈頡名而實不異當是沈名後來刊去也其第七卷中缺遺讓篇吳据宋本抄補而毛本則仍闕此篇

李空同本

明正德八年刻亦名賈子後有欽遠猷者不知何時人合柳陽何燕泉本長沙

本武陵本校是書何本於文義不順者頗加竄改又於過秦論後補審取舍一篇乃錄大戴禮記禮察篇全文今不用

陸良弼本

明正德九年為長沙守時刻

程榮本

刻漢魏叢書原本

何允中本

二本皆同出陸本

江陰趙曦明敬夫校

餘姚盧文弨召弓父合衆本校

新書卷第一

過秦上

事勢

梁太傅賈誼撰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

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

之心當是時也

潭本無也字

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

脩守戰之具

潭本從史記作備

外連衡而闘諸侯於是秦人

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王

案襄字衍

下云始皇奮六世之餘烈張晏數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併後孝王莊襄王為六世史記陳涉世家不誤

而始皇本紀則作惠王武王潭本亦同

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

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

史記無北字

諸侯恐

懼同盟而謀弱秦

史記同作會

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

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

無之本

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

者

譚本君作賢

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

從離衡

建本作連衡非今從譚本與始皇本紀合

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

之衆

建本脫兼字譚本燕趙作燕楚齊趙與始皇本紀同

於是六國之士有甯

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主

史記無主字

齊明周最

陳軫召滑

始皇本紀作昭滑譚本同

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

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

制其兵

史記明作倫

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

譚本從陳涉世家作

師仰關而攻秦

始皇本紀作叩關譚本作扣關小司馬謂仰字是

秦人開關

延敵九國之師遂遁而不敢進

遁與巡同建本尚不誤譚本則從始皇本

紀說本作遂巡遁案陳涉世家但作遁亦誤

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

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

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

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疆國請伏

史記伏作服

弱國入

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

譚本享國下有之字與陳涉世家合

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

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搞朴以鞭

管天下本皆作敵朴案小司馬云威振四海南取百

粵之地譚本作百以為桂林象郡百粵之君俛首係

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

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

怨陳涉世家作貫弓小司馬云貫於是廢先王之道

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

聚之咸陽銷鋒鋌譚本鋌作鑄音義同鑄以為金人

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

丈之高臨百尺之淵以為固史記作據億丈之城臨

良將勁弩譚本下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

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

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

俗然而陳涉譚本無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譚本

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譚本作非有仲尼

墨翟之賢仲尼別本作仲弓案荀子常以仲尼子弓

冉雍夫子許其南面此所稱者是也陶朱猗頓之富

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譚本作而佃起與始

作俛仰又阡陌與漢率疲弊之卒譚本作率罷散將

數百之衆轉而攻秦史記轉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

下雲合響應譚本合下羸糧而景從山東豪傑竝起

而亡秦族矣

譚本傑作俊又有一遂字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

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

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敵於鉤戟長鎗

也

譚本不敵作非銛始皇本紀作銛銛與銛同

誦成之衆非抗九國之師

也

譚本非抗下有譚本非抗下有

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

時之士也

譚本作鄉時同史記

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

譚本

也

譚本

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

譚本作絜大

比

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

乘之勢

始皇本紀無致字作千乘之權陳涉世家作致萬乘之權

序八州而朝同

列百有餘年矣

陳涉世家序作抑始皇本紀然後以作招漢書同又有字譚本無

然後以

六合爲家峭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

譚本身死作墮

身死

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仁心

譚本作仁義與史記同又無而字案小司馬亦似作仁心

過秦中

司馬

建本作過秦下諸本多同案小司馬云過秦論以孝公已下爲上篇秦

兼并諸侯三十餘郡爲下篇据此則此爲中篇明矣宋譚州所刻賈子作過秦中今依用之

秦滅周祀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四海養

句

天

下之士斐然嚮風若是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

周室卑微五霸既滅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

政讀

爲征強凌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弊今秦南面

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卽元元之民莫得安其性

而書

卷一

四

命

譚本無得字

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專威定功安

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

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愛焚文書而酷刑

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

詐力安危者貴順權推此言之取與攻守不同術也

譚本無推字之字攻字案攻字衍文可刪

秦雖離戰國而王天下

譚本離作併

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也孤獨而有之

上句史記作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譚本同今案孤獨而有之即是不知守之之道與取異兩句當

合讀今故其亡可立而待也

譚本無也字

借使秦王論上

世之事竝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

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

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亡

案上言始

皇無道必不能保其後嗣故天下咸計日而知二世之必亡下言二世若能盡改無道之政則亦何至遽

亡此又是一意譚本從史記作莫不引領而觀其政雖亦可通然於上文却少收煞今故從建本作亡意

林引作政富夫寒者利裋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囂

囂新主之資也

建本作短褐今從譚本改囂囂譚本作替替音義同此從建本

此言

勞民之易為仁也

意林仁作治

嚮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

任忠賢

庸主建本作康主說

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

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

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去收孥污穢之罪使各反

振近代多用張

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

字此從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

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循行各慎其身塞萬

民之望而以盛德與天下息矣

潭本依史記墨天即下二字建本無

四海之內皆歡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

害之民

潭本作狡得

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

智而暴亂之姦弼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以無道壞

宗廟與民

徐廣云壞宗廟與民史記一無此五字

更始作阿房之宮繁

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

不能紀百姓困窮而主不收卹然後姦偽竝起而上

下相遁蒙罪者衆刑僇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羣

卿以下至於衆庶

羣卿史記作君卿潭本同

人懷自危之心親處

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

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

民危也故先王者

史記無者字

見終始之變

潭本作始終

知存

亡之由是以牧之以道

潭本依史記作牧民之道

務在安之而已

矣

潭本矣作天屬下句與史記同

故曰安民可與爲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

爲天子富有四海身在於戮者正之非也

潭本作身不免於戮

者正傾非也

是二世之過也

過秦下

此從賈子本說見前

秦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循津關據嶮塞

潭本循緒作修

甲兵而守之然陳涉率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

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

嶮不守關梁不閉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沛深入

潭本

沛作師

戰於鴻門會無藩籬之難於是山東

潭本有大擾二字

諸侯竝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其

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二

二疑當作貳潭本從史記作上或以二爲

古文上字

羣臣之不相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

悟

潭本立下有而字

借使子嬰有庸主之材而僅得中佐山

東雖亂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宜未絕也

潭本

作宗廟之祠未當絕也

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

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此豈世

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攻秦矣然困

於峻岨而不能進者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

不便

建本且天下嘗下有昔日二字係衍文今依史記去之又俗間本有當此之世賢智故列良將

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一段四十

六字在此然困於峻岨而不能進者之上是後人以

史記之文贅入之史記無後然困於峻岨十字今此

有之若再入史記一段複矣潭本但全錄史

記之文亦失其舊今故一從建本下亦同秦雖小

邑伐并大城得陜塞而守之

史記作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

閉關據扼荷戟而守之譚本諸侯起於匹夫以利會

險作阮母訛再餘同史記作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名未附名曰亡

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譚本有也字必退師案

土息民以待其弊承解誅罷以令國君建本作退陣案士陣字訛

案史記作安小司馬云賈誼書作案則建本是也譚本下作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俱依史記

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禽者

捽敗非也譚本捽上有其字秦王足已而不問遂過而不變

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

弱無輔三主之惑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

世非無深謀遠慮知化之士也譚本無謀遠二字然所以不

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也拂與弼同譚本無也字忠

言未卒於口而身糜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

重足而立闔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諫

智士不謀也天下已亂姦臣不上聞史記無臣字譚本同豈不

悲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

法設刑而天下治飾讀為飭其強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

其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

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

怨而海內叛矣譚本怨下有望字故周王序得其道史記作五序小

司馬云賈誼書五作千餘載不絕秦本末竝失故不

王今建譚本皆相合

能長由是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鄙諺曰前事之

不忘後之師也

潭本後下有是字

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

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

有序變化因時

因史記作有潭本作應

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

矣

宗首

事勢

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嚮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倘若此況莫大諸侯權勢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者何也大國之王幼在懷衽漢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

之後諸侯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所置傅歸休

而不肯住漢所置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

置其私人

建本是偏字潭本作偏案舊本漢書亦是偏字今俗間本並作偏非也

如此

有異淮南濟北之為耶此時而乃欲為治安雖堯舜

不能

此下本皆有臣故曰時且過矣上弗蚤圖疑且歲閒所不欲焉十九字不成文理是後人妄竄

人當

削去黃帝曰日中必薨

建本訛加竹漢書加艸作薨案顏氏家訓引賈誼策作薨

潭本正相

操刀必割今合此道順而全安甚易弗肯

早為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豈有異秦之季世

乎

此下建本有且謂天何權不甚奇而數制人豈可得也十六字不成文理今從潭本削去

夫以

天子之位用天下之力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

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

侯匡天下乎

尚憚建本作常憚非又此下當有脫文建潭本皆有至此則陛下誤甚矣時且

失矣心竊踴躍離今春難為已二十二字建本又有

天傾時傾足力傾能孰視而弗百理以傾時之失豈

不靡哉可以為良天下而稱特以為此藉也竊為陛

下痛之甚在上幸少留計焉五十一字俗開本略相

同細審皆是後人妄竄太

半不成文理當削無疑

數寧

事勢

臣竊惟事勢可痛惜者一可為流涕者二

潭本二上無者字

可為長大息者六

大息者歎息之大也俗開本作太息非

若其他倍理

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矣臣

獨曰未安或者曰天下已治矣臣獨曰未治恐逆意

觸死罪雖然誠不安誠不治故不敢顧身敢不昧死

以聞夫曰天下安且治者非至愚無知固諛者耳皆

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

寢其上火未及難

然同建本作燠誤今從潭本

因謂之安偷安者

也方今之勢何以異此夫本末舛逆首尾橫決國制

搶攘非有紀也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熟數

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陛下試擇焉

篇中多為後人取漢書之文而

敷演之致多冗長其文理尚可通者今亦始不刊削

至如陛下何不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句內又嵌令

以數日之間六字於令臣之上又陛下試擇射獵之

馬下又贅何甚傷哉四字皆不成文理去之

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也臣聞之自禹已下五百歲而

湯起自湯已下五百餘年而武王起故聖王之起大
以五百為紀自武王已下過五百歲矣聖王不起何
慍矣慍一本作怪及秦始皇帝似是而卒非也終於無狀
及今天下集於陛下臣觀寬大知通竊曰是以慘亂
業握危勢參古多用以代操字或云若今之賢也明
通以足天紀又當天宜請陛下為之矣然又未也者
又將誰須也使為治勞知慮苦身體乏馳騁鍾鼓之
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耳因加以常安四望無患漢書
使為治勞知慮本接上文與安危之機孰急文勢暗合此橫隔一段於中殊不倫又自此以下多好用耳字因字亦致有不可通者然本書不可見矣因諸侯若盡刪之又恐未必盡合本書是以姑仍之

附親軌道致忠而信上耳因上不疑其臣無族罪兵
革不動民長保首領耳因德窮至遠近者匈奴遠者
四荒苟人迹之所能及皆鄉風慕義樂為臣子耳因
天下富足資財有餘人及十年之食耳因民素朴順
而樂從令耳因官事甚約獄訟盜賊可令眇有耳大
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則萬生遂
茂晏子曰唯以政順乎神為可以益壽見晏子雜下篇舊本為字
在神字誤髮子曰至治之極父無死子兄無死弟塗無
繼繼之葬各以其順終穀食之法固百以是是當為
謂人也人之大期固當足則至尊之壽輕百年耳古
百年也建本固作固訛

者五帝皆踰百歲以此言信之因生為明帝沒則為

明神建本作因王為明帝股肱為明臣潭本亦作股肱明臣案諡言皆指君身不應忽及股肱漢書

作生為明帝沒為明神是名譽之美垂無窮耳禮祖也故此亦從何本改正

有功宗有德始取天下為功始治天下為德因觀成

之廟為天下太宗承太祖與天下漢長亡極耳此數句文

亦訛不欲盡以漢書之因卑不疑尊賤不踰貴尊卑文易之恐失其本真耳

貴賤明若白黑則天下之衆不疑眩耳因經紀本於

天地政法倚於四時後世無變故無易常襲迹而長

久耳臣竊以為建久安之勢潭本無臣字成長治之業以

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宰天下以治羣生神民

咸億社稷久饗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周得後可以

為萬世法潭本立經作立綱漢書周德作同得又潭本法下有程字下句首無以字以後

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壽竝五

帝澤施至遠於陛下何損哉以陛下之明通因使少

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治非有難也陛下何不一

為之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建本此下有一夫者三字係妄增潭

本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案之當時之務日夜念

此至孰也建潭本此下又有獨太息悲憤非特敢忽也十字亦妄增今刪雖使禹舜

生而為陛下計無以易此潭本生上有復字此句下又有為之有數必萬全無

傷臣敢以寸斷陛下幸試召大臣有識者使計之有能以為不便天子不利天下者臣請死四十三字建

新書
卷一
三

本谷間本皆有之是後人依約韓非子語意竄入文氣殊不類當刊去

藩傷事勢

夫樹國必審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凶

餓數動彼必將有怪者生焉禍之所懼豈可豫知建羅

本訛雜別本作離今從譚本故甚非所以安主上非所以活大臣

者也建本大臣作其臣案此文後亦作活大臣其字誤今從譚本甚非所以全愛

子者也既已令之為藩臣矣為人臣下矣而厚其力

重其權使有驕心而難服從也何異於善砥礪錫而

予射子自禍必矣愛之故使飽粱肉之味玩金石之

聲臣民之衆土地之博足以奉養宿衛其身然而權

力不足以徼幸勢不足以行逆故無驕心無邪行奉

法畏令聽從必順長生安樂而無上下相疑之禍活

大臣全愛子孰精於此且藩國與制力非獨少也譚本

力作乃制令其有子以國其子未有子者建分以須之

子生而立其身以子夫將何失夫一作天疑當作其身而天子將何失建

本何作付訛於實無喪而葆國無患譚本無葆字子孫世世與

漢相須皆如長沙可以久矣所謂生死而肉骨何以

厚此

藩彊事勢

竊迹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

韓王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
彊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
綰國比最弱則最後反

潭本比作北

長沙乃纔二萬五千

戶耳

潭本作三萬

力不足以行逆則功少而最完執疏而

最忠全骨肉時長沙無故者非獨性異人也其形執

然矣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

潭本無數字

今雖以

殘亡可也令韓信黥布彭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

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大計可知已

潭本作也

欲諸王皆

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欲勿令殖醢則莫若令如樊

鄴絳灌

潭本長沙下有王字欲下有臣子二字

欲天下之治安天子之

無憂莫如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

小則無邪心

下有若與臣下相殘與骨肉相飲茹天下雖危無傷也則莫如循今之故而勿

變以前觀之其國最大者反最先四十一字絕無義理即以為反言之語氣又不了後二語亦不相承接其為妄竄無疑必當刊去

大都事勢

昔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賦
車各千乘焉亦足以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
朝乎范無宇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
媒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竝令禍之深者也今大城
陳蔡葉與不羹或不充不足以威晉若充之以資財

實之以重祿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臣聞尾大不掉
末大必折此豈不施威諸侯之心哉譚本無然終為

楚國大患者必此四城也左傳但言陳蔡不羹而無葉杜預分東西不羹為二

以當之此并數葉為四此是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羹實之

以兵車充之以大臣是歲也諸侯果朝居數年陳蔡

葉與不羹或奉公子棄疾內作難楚國雲亂三遂死

於乾溪芋尹申亥之井芋尹建本訛于脫尹字今從舊人校本改正左傳但云王

縊為計若此豈不可痛也哉譚本無可字悲夫本細末大

弛必至心譚本作弛心必至訛時乎時乎可痛惜者此也天下

之勢方病大燹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

建本此下又複臣聞尾大不掉惡病也平居不可屈

信一二指搯身固無聊也失今弗治必為錮疾譚本作病

後雖有扁鵲弗能為已建本此下又有悲夫枝葉苟大弛必至心十字亦係複衍

今從譚此所以竊為陛下患也病非徒燹也又苦蹶

盤上古蹶字下言戾字顏師古曰足蹶反戾不可行也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

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之子也今之

王者兄子之子也惠王下漢書脫之子二字此書亦脫案惠王齊悼惠王也乃文帝親

兄其子哀王文帝元年薨子文王則嗣故云今之王者兄子之子是惠王下當有之子二字今從劉貢父

正親者或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專大權以偪天

子臣故曰非徒病燹也又苦蹶盤建潭本下有也字衍可痛哭

者此病是也

等齊事勢

諸侯王所在之宮衛織履躡夷以皇帝在所宮法論

之在所潭本說所郎中謁者受謁取告以官皇帝之

法予之受謁本改作受事諸侯王或不廉潔平端以事

皇帝之法罪之曰一用漢法事諸侯王乃事皇帝也

是則諸侯王乃埒至尊也建本作誰是則諸侯之王

之字埒並訛作將今從舊校本改正然則天子之與諸侯潭本無又無

與下潭本無此四字宜撰然齊等若是乎天子之相號為丞

相黃金之印諸侯之相號為丞相黃金之印而尊無

異等秩加二千石之上諸侯之相以下十二字又異

本補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諸侯列卿秩二千石則臣

已同矣人主登臣而尊登當如左傳各自其今臣既

同則法惡得不齊天子衛御號為大僕銀印秩二千

石諸侯之御號曰大僕銀印秩二千石則御已齊矣

御既已齊則車飾具惡得不齊潭本無具字天子親號云

太后諸侯親號云太后天子妃號曰后諸侯妃號曰

后然則諸侯何損而天子何加焉妻既已同則夫何

以異天子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為城旦諸侯宮門曰

司馬闌入者為城旦殿門俱為殿門闌入之罪亦俱

弃市宮牆門衛同名其嚴一等罪已鈞矣天子之言

曰令令甲令乙是也諸侯之言曰令令儀令言是也

儀亦言也見周書寶典解孔晁註天子卑號皆稱陛下皆脫案當有諸侯卑號皆

稱陛下次皆字各本天子車曰乘輿皆脫案當有諸侯車曰乘輿

乘輿等也下舊有衣被次齊貢死經緯也苟工巧而

空死字餘同文不可然則所謂主者安居臣者安在

曉亦是竄入今刪去

人之情不異面目狀貌同類貴賤之別非天根著於

形容也非下建本有人字又一所持以別貴賤明尊

卑者等級勢力衣服號令也潭本持亂且不息滑曼

無紀天理則同人事無別潭本曼作然則所謂臣主

漫理作性

者非有相臨之具尊卑之經也特面形而異之耳近

習乎形貌然後能識異建本訛膚又形貌訛則疏遠

無所放衆庶無以期則下惡能不疑其上君臣同倫

建潭本並衍異等異服二字同服則上惡能不眩其下孔子曰

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潭

作民德則一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裳行歸于周萬民之

望孔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類而志也則君

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類別本作述或校者

一依本書而此之不行沐瀆無界可爲長大息者此

也潭本第一

引詩亦然

服疑事勢

衣服疑者是謂爭先澤厚疑者是謂爭賞權力疑者是謂爭彊等級無限是謂爭尊彼人者近則冀幸疑則比爭是以等級分明則下不得疑權力絕尤則臣無冀志故天子之於其下也加五等已往則以為臣建本作已往則為臣臣之於下也加五等已往則以為僕僕亦臣禮也亦上諸本皆有則字然稱僕不敢稱臣者尊天子避嫌疑也制服之道取至適至和以予民至適至和潭本作至適二字至美至神進之帝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貴賤是以高下異句則名號異則權力

異則事勢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異則冠履異則衣帶異則環佩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澤厚異則宮室異則牀席異則器皿異則飲食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建本下有則字是上文皆於當於異字為句此高下者是其本根也以下諸異皆由乎此皆當以異字為句此處不當有則字明矣今從潭故高則此品周高下則此品周下周齊也或改作同字非潭本訛用加人者品此臨之卑人者品此承之卑與卑同潭本作遷則品此者進絀則品此者損貴周豐賤周謙貴賤有級服位有等等級既設潭本作著各處其檢人循其度擅退則讓上僭則誅讓責讓也建法以習之設官以牧

之是以天下見其服而知貴賤望其章而知其勢岑
人定其心名著其目岑古使字李匡文資暇云行李

人人下子云云建本訛作季潭本作使今据李說定

不可故衆多而天下不眩傳遠而天下識祇卑尊已

著上下已分則人倫法矣於是主之與臣建本脫是

若日之與星建本有以字衍臣不幾可以疑主賤不幾可以

冒貴幾讀與冀同潭本脫下不凌等則上位尊臣不踰級則主

位安謹守倫紀則亂無由生

益壤事勢

陛下卽不爲千載之治安知今之勢豈過一傳而傳

哉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橫而大強也漢書作陛下

制亦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

豪橫而大強今此篇云云是後人依傍漢書增竄字

句願倒前後以亂本書卽此起數語已大失諛之本

意蓋諛以爲卽不定制不必久遠也而弊且立見今

此書似謂不爲久長之計其勢將一傳再傳而盡則

下文二語如何轉接其謬有如此者今若全依漢書

則讀漢書足矣何必又著於此故姑仍之以俟學者

之自爲別白可耳建潭本並脫再傳二字又脫豪橫

而大強五字至其相與特以縱橫之約相親耳建本

別本皆有之訛作持漢法令不可得行矣此下並有猶且豪立而

曉以疑誤人今刊去今淮陽之比大諸侯慟過黑

子之比於面耳勸與僅同建潭本並作勸字書無勸

之於面耳豈足以爲楚御哉別本作禁御而陛下所

與漢書同

斤背

恃以為藩捍者以代淮陽耳代北邊與疆匈奴為鄰
勸自完足矣建譚本作勸自見唯皇太子之所恃者

亦以之二國耳今淮陽之所有適足以餌大國耳方

今制在陛下制國命子適足以餌大國豈可謂工哉

譚本適足句脫又工訛作外漢書作制人主之行異

布衣布衣者譚本者字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

黨邑里人主者天下安社稷固不耳故黃帝者炎帝

之兄也炎帝無道黃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誅

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

臣反者如蝟毛而起高皇帝以為不可剽去不義諸

侯空其國

建本作剽太義訛今從譚本漢書剽作蕪

擇良日立諸子洛陽

上東門之外諸子畢王而天下乃安故大人者不怵

小廉不牽小行故立大便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

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

建譚本無兩字別本有與漢書同

其苦之甚矣其欲有卒也類良有所至遁走而歸諸

侯殆不少矣此終非可久以為奉地也

其欲有卒也類良有所至

語不甚可解別本竟以漢書易之亦非所安不若且從其舊以侯知者奉地奉天子之地也建譚本作秦

地訛今從陛下豈如蚤便其勢且令他人守郡豈如

令子臣之愚計願陛下舉淮南之地以益淮陽句梁

即有後

漢書作而為梁王立後建本此句尚割淮陽

近之譚本脫梁字作即有後患謬矣

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卽無後患

漢書作代不可者

可徙而都睢陽梁起新鄆以北著之河

新鄆別本從漢書作新鄆

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

捷鉅偃反關捷也潭本作載訛

則大諸侯之

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今所恃者代淮陽二國耳

皇太子亦恃之如臣計梁足以捍齊趙淮陽足以禁

吳楚則陛下高枕而臥終無山東之憂矣臣竊以爲

此二世之利也

二世潭本訛作萬世

若使淮南久縣屬漢特以

資姦人耳惟陛下幸少留意

此下建本有省臣味死以問臣諡竊味死願得

伏前陳施下臣諡所以爲治安陛下幸以少須臾之

聞聽以驗之於事未有妨損也臣聞聖主言問其臣

而不自造事故爲人臣得畢盡其愚忠惟陛下幸

七十三字全係妄竄卽臣聞聖主以下亦是錄漢書

之文惟陛下幸與惟陛下幸少留意句相重複若

欲畱下一段須去惟陛下幸少留意句始得潭本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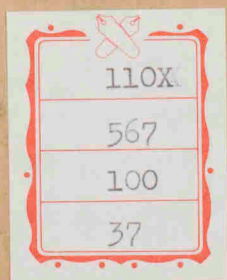
臣諡竊味死提行餘一二字異同係錯誤兩本並脫

聖字漢書有又未尾兩本復有今陛下將不意之人

以下一段乃淮難篇之

尾綴衍於此今削去之

新書卷第一



110X

567

100

37